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一百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南涼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傉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  
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  
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  
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  
爲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  
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  
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



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  
思復韃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韃之子也及嗣位  
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  
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  
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  
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  
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  
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  
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  
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

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  
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  
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  
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迹旣乖違  
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  
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  
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  
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  
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



遙二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僭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

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翹丞明郭黃郭奮史嵩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軋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軋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



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  
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  
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  
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  
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  
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  
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  
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  
涼州牧鎮西平追僞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  
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願謂

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  
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  
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  
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  
不立梁明曰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  
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  
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  
秋美之孫伯苻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  
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



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  
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曰  
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  
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僂檀距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僂檀下馬據胡牀而  
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  
段業僂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  
以自固僂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將士耀  
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軋歸爲姚興所  
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軋歸遣

于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軋  
歸本我起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  
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  
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軋  
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  
軋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軋歸果  
叛卿爲吾行也延追軋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  
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羗於是群臣勸進以  
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嶮進曰昔我先君  
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



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  
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  
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  
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  
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  
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  
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僂檀謂之曰安寢危邦  
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  
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爲叛臣以  
見明主僂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

群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  
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  
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  
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  
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  
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  
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  
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  
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  
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旨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勛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

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量之僇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亾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



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  
不朽僂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  
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嶮曰今姑臧  
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  
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  
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僂檀曰嶮知  
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  
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  
言吾之心也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  
遜已退僂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

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  
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謚曰康  
弟僂檀嗣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  
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  
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  
軋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  
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  
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項襄之逝熾磐



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  
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  
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  
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  
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檀于廣武執其手曰  
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  
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  
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  
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  
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  
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僂恨不與  
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  
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  
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  
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  
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僂在遐藩密迩勅  
寇南則逆羗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  
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遣其



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  
加僭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僭檀於是率師伐沮  
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  
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僭檀爲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  
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僭檀率步騎三萬  
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  
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  
送尚還長安僭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  
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

殿下僭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迹之略爲之若  
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  
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  
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  
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  
乎僭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  
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嵩聘于姚興興  
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  
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



方任才量功授職曩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  
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呂氏  
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  
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  
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玉尚孤城獨守外逼群狄陛  
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  
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  
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僂檀讌群僚于宣德  
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  
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

業秦師濟河淮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  
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  
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  
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  
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  
讜言也僂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  
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僂檀僞游澆河襲徙  
西平湟河諸羗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  
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  
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



僞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  
陷之其後僞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  
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僞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  
所得僞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  
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  
人叛僞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  
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  
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  
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  
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

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  
僞檀悉誅之姚興以僞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  
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僞檀與宗論六國從  
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  
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  
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  
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  
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磬豈足爲多也宗還  
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僞檀權  
詐多友憑山河之固未可啗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



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僞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僞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僞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僞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

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僞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踧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僞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僞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僞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



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儻引師而歸儻於是僭  
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  
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  
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  
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  
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  
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  
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儻將親率衆  
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  
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

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儻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  
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  
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  
使臣主察軋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儻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  
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  
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  
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儻怒鑠保而行曰有  
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  
距戰于窮泉儻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



讓之曰卿明于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  
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  
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  
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  
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  
至姑臧僂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  
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  
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僂檀  
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

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  
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僂檀懼爲  
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  
成公緒守姑臧僂檀始出城焦謨王侯等閉門作難  
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謨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  
大將軍謨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  
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僂檀  
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  
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  
僂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僂檀曰去否任卿



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  
久之計群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  
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僂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  
干所敗僂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  
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  
道俱進至番禾若薶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  
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  
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  
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  
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

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  
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  
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僂檀敗績而還蒙遜  
進圍樂都僂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  
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  
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  
愼諫不卹政事僂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  
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  
來僂檀乃召文支旣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  
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隕如是胡顏視世雖存



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  
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  
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  
恪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  
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  
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  
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  
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  
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儻檀以太尉俱延  
爲質蒙遜乃引還儻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

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  
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  
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  
其亾其亾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儻檀曰孤將略地  
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  
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  
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  
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儻檀乃率騎七千襲乙  
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  
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太難以固守



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喪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僂檀僂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

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僂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亾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



傳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傳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弃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傳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傳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主厚

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傳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傳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傳檀解藥傳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謚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傳檀少子保



周臘于破羗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  
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  
酒泉公破羗西平公副周末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  
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僞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  
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  
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  
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  
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強國道由人  
弘抑此之謂僞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  
筭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列旣  
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  
弊地奪於蒙遜勢劔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  
同亾其於僞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群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僞檀  
傑出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載記二十六 晉書一百二十六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壽闡

徒賢反

鞬

居言反

湟

胡光反

鋤

徒侯反

崙

音倫

麗軒

上力反

音馳

虞頃

頃音

允街

孟康曰允音

低

都奇反或

番禾

音盤

音

音

音

音

音

邯

音寒又

茗藿

徒力反

復

符逼反

牙鮮

音仙

羈勒

音的

音

音

音

也乾谿

音干

載記第二十七

晉書一百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  
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  
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  
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  
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  
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



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  
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  
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  
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  
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  
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  
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  
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  
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  
昔勾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  
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  
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  
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  
慕容末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爲疑  
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  
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未旣  
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  
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  
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  
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摠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

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啗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



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亾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亾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

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巳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亾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

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大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



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  
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  
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  
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  
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  
瓌初苻登旣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  
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  
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  
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

側之徒多歸于唐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  
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  
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  
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  
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  
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  
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  
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許之上也德乃止  
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  
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



進有強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峻人殷百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

嶽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戎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



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  
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  
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  
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  
有時義烈昔經因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  
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  
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  
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  
之心復襲凶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

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於彼營丘暫阻  
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  
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  
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  
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  
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  
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  
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  
隸近則曹魏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  
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



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  
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  
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  
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  
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  
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  
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怒臣遭陛下而嬰  
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  
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  
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

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  
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  
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  
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  
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群臣  
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  
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  
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  
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  
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



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

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吳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譙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者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



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  
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  
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  
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  
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  
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關西爲豺狼  
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  
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  
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

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  
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  
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  
寧于管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寔繁有徒  
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  
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  
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  
千下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  
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所可加戮今宜隱  
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



兵資之用若蒙採納異禪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  
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  
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諄公廉  
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  
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  
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  
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  
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  
草頽墳氣消煙滅末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曰武王

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  
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  
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  
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  
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荅  
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  
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  
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  
刑者以刀鐐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  
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



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  
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  
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  
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  
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  
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  
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  
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  
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  
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

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  
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  
疆保其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  
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  
難屠江北亦不可與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  
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  
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  
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况朕據三齊之地藉五  
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  
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



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  
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  
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  
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  
曰昔卻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  
卿等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  
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亾繼絕實在  
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  
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  
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  
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  
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  
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  
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  
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  
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



音義

拓拔

上音託  
蒲撥反

諱

音卓

紐

女九反

流漸

息移反

奎

苦圭反

反耿奔

古南反

湫隘

子小反

鷓鴣

上處脂反

下吁喬反

鉦

諸盈反

勦

小子



載記第二十八

晉書一百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超

慕容鍾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  
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  
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  
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  
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  
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羗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  
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



以此乃還汝叔也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  
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  
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  
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  
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  
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  
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  
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  
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

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  
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  
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  
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  
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爲征  
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翹仲爲司空潘聰爲左  
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  
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



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  
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  
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  
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  
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  
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初超  
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  
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  
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

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  
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  
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  
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  
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  
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  
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  
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  
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  
凝謀殺韓範將叢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



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  
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  
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  
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  
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  
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  
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  
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  
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友致蕭牆釁發遂  
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

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  
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  
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垂度  
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  
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  
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  
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



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  
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  
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  
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  
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  
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  
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  
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  
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  
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

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  
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  
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  
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  
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  
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  
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  
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於興及至長安興謂  
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  
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



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  
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  
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使  
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  
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  
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  
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  
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  
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  
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

訓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  
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  
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  
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  
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  
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  
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  
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  
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  
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



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  
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  
西人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  
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  
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遺小國之臣  
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  
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  
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  
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  
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

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  
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  
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  
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  
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  
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  
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  
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毅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  
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



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  
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摠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  
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  
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  
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戾今公孫  
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  
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  
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  
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  
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戾事五樓又遣公

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  
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  
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  
銳不可乘也宜據大岷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  
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  
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  
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  
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岷出城  
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  
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



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  
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  
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  
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  
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人峴自貽窘逼  
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  
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  
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  
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  
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

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銳以  
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  
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  
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  
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  
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  
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  
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  
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  
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



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  
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  
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  
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  
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  
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  
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  
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  
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  
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  
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  
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  
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簿乞師于姚興未幾  
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  
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  
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  
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  
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  
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



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  
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  
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  
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  
爲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  
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  
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  
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  
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亾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  
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

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  
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  
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  
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  
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  
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  
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趙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  
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  
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  
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



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  
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  
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  
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  
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  
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  
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尪病日就凋隕守  
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  
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  
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決死不能銜

壁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  
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  
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  
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  
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  
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  
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  
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  
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



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  
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  
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  
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  
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  
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  
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  
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揔機事內叅密謀雖位任

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  
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  
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玉可方誰孚對曰桀紂  
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麴仲失  
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  
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  
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  
其節君存遂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  
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



弄神器撫劔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  
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  
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  
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  
豫而胎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  
偽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載記第二十八 晉書一百二十八 西爽堂校刻

音義

恚

於避反

輟

音患下同

霈

音蓋反

峴

胡典反

陘

音刑

臨胸

音劬

從成

即容

反

翌

與職同

龕

音堪

悛

此緣反

撓

奴效反



載記第二十九

晉書一百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廬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  
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  
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  
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  
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  
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



出茗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  
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  
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  
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  
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  
臨松令并祥以盟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  
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  
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

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  
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  
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  
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  
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  
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  
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  
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  
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  
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



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  
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  
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  
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  
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  
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  
之強有窺覷之志紹募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  
則有大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  
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  
遠之乃以蒙遜從叔下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

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  
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  
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  
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  
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  
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我背之不  
祥乃止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讀爲西安太守  
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  
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



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  
期日果然業取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  
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  
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  
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  
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  
於段公在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士兵亂似  
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  
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  
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氏池衆逾一  
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  
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  
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  
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  
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  
蒙遜豐孫言旣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  
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  
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  
爲貴門所推可見旬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  
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



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  
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  
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  
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  
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  
挈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  
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隲  
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  
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  
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旣降于興酒泉梁寧二

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  
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  
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於蒙遜曰呂  
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  
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  
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  
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  
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  
蠲省百僇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  
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



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群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

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俥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俥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俥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



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  
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  
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  
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  
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  
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  
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  
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  
子也句呼勒自西城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  
東征次于丹嶺北虜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

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幹遐  
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  
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  
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  
伐禿髮傳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  
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傳檀追及蒙遜于窮  
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  
曰傳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  
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  
萬數千戶傳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傳檀南奔樂都



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挈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挈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俾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俾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

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俾檀鳴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俾檀猶未授首俾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俾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



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未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  
遜西如茗菴遣冠軍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  
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闔人王  
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  
毋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  
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不剝之運會拯遺黎  
之荼蓼上望掃清氣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  
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  
乎群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  
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滹

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  
武如滹河度浩亶熾磐遣將乞伏魁尼寅距蒙遜蒙  
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  
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  
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滹河太守  
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  
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福四海分崩靈耀擁  
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  
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  
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



義不回傾首潮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眾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眾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

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眾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茗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二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地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



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蒙遜下書曰項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  
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  
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  
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  
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  
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  
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  
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  
蒙遜爲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

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  
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群下上書曰設  
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  
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震  
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  
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  
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駸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  
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  
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  
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



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堂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磐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璫之寃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日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賚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凶心  
既逞偽績攸宣挺茲奸數馳競當年

載記第二十九 晉書百二十九 西爽堂吳氏校刻

音義

沮

子余反

滑稽

史記又滑稽

作骨雞二音

句

古太反

覲

胡狄反

挈

女余反

湟

胡光反

黠

杜回反

姐

才也反

隗

五罪反

澍

之樹反

研研

五見反



載記第三十

晉書一百三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倚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



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

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



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  
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  
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  
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侯提爲大將軍魏  
公叱于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  
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  
尚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  
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  
進討姚興三城已非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  
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不將欲經營宇

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  
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  
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  
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  
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  
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  
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  
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孱小兒擒之方略  
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  
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



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  
初僭號求婚於秃髮俾檀俾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  
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俾檀率衆追之  
其將焦朗謂俾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  
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  
鋒不如從溫園非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  
百戰百勝之術也俾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  
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  
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  
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  
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俾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  
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  
俾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  
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  
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  
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  
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旣遠  
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  
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



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  
討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  
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  
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  
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  
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  
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  
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  
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

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  
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于  
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  
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  
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  
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  
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  
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  
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  
將平東鹿奕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



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懷問鼎况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王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

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



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後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

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文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虵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



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群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  
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  
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  
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  
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  
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  
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  
區域旣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  
孫求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  
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  
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  
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  
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  
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  
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  
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  
千進攻泓將姚謐于雍城謐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  
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  
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群臣曰劉裕伐  
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



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  
裕旣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  
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  
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  
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  
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  
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  
舍人爲書封以荅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  
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  
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

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  
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  
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  
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  
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  
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  
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  
檄長安申布恩澤二輔父老皆盪漿以迎王師矣義  
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  
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



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瑣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瑣率衆二萬追擊

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筭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群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



之來葉將明揚及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  
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群臣固請乃許之於  
是爲壇于灞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  
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  
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鎮蒲  
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常祖思旣至而恭懼  
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吾汝  
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  
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  
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  
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  
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  
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  
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瓚領大將軍  
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  
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  
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  
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  
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



遺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  
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  
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  
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  
然純曜未渝慶絲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  
馭則西阜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  
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嶠函五德革運於  
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  
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  
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

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涇陽  
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  
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  
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軋坤比長鴻基與  
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  
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  
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  
龍升北京則義風盖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  
八表屬茲雄鼎峙之秋群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  
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



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  
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連五稔之間道風弘  
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  
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  
石郭天池周繇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以  
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廼廣五郊之義尊七廟  
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  
帝坐而營露寢閭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

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  
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  
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關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  
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  
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  
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  
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罟似翔鵬之矯翼二  
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  
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絳以金鏡雖曦望互升



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  
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  
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  
之寶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  
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  
百神賓享萬國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  
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碩美  
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

配軋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  
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  
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  
軋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  
名教內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  
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  
爰構崇明仰準軋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嵯峨



晉書卷三十一 輦錄卷三十一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坐以寶璞飾以玳奇  
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備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  
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  
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  
祖訓兕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  
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符氏曰桓文皇后  
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  
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  
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

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  
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  
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儻醜遺類人居邊宇屬中壤分崩  
緣間肆憑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  
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  
英賢闕闕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觀之  
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  
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



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漢乘■疊侵漁爰創  
官宇易彼■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頌治壬辰仲夏廿六日閱完

蘇園逸史碩起貞筆記嘗年七十有七也



載記第三十

晉書一百三十

西爽堂吳氏校刻

音義

子

居反

列偵

丑反

鄭堆

都反

獨髑髏

獨樓二音

刎

武反

党

丁反

浪瓚

公

圃反

崩恩

苦反

壞罩

即反

恒

古反

濛汜

蒙似二音

盱

音反

粹

子對

反

悶

兵反

奠

恤

况反

逼

嵯峨

上昨反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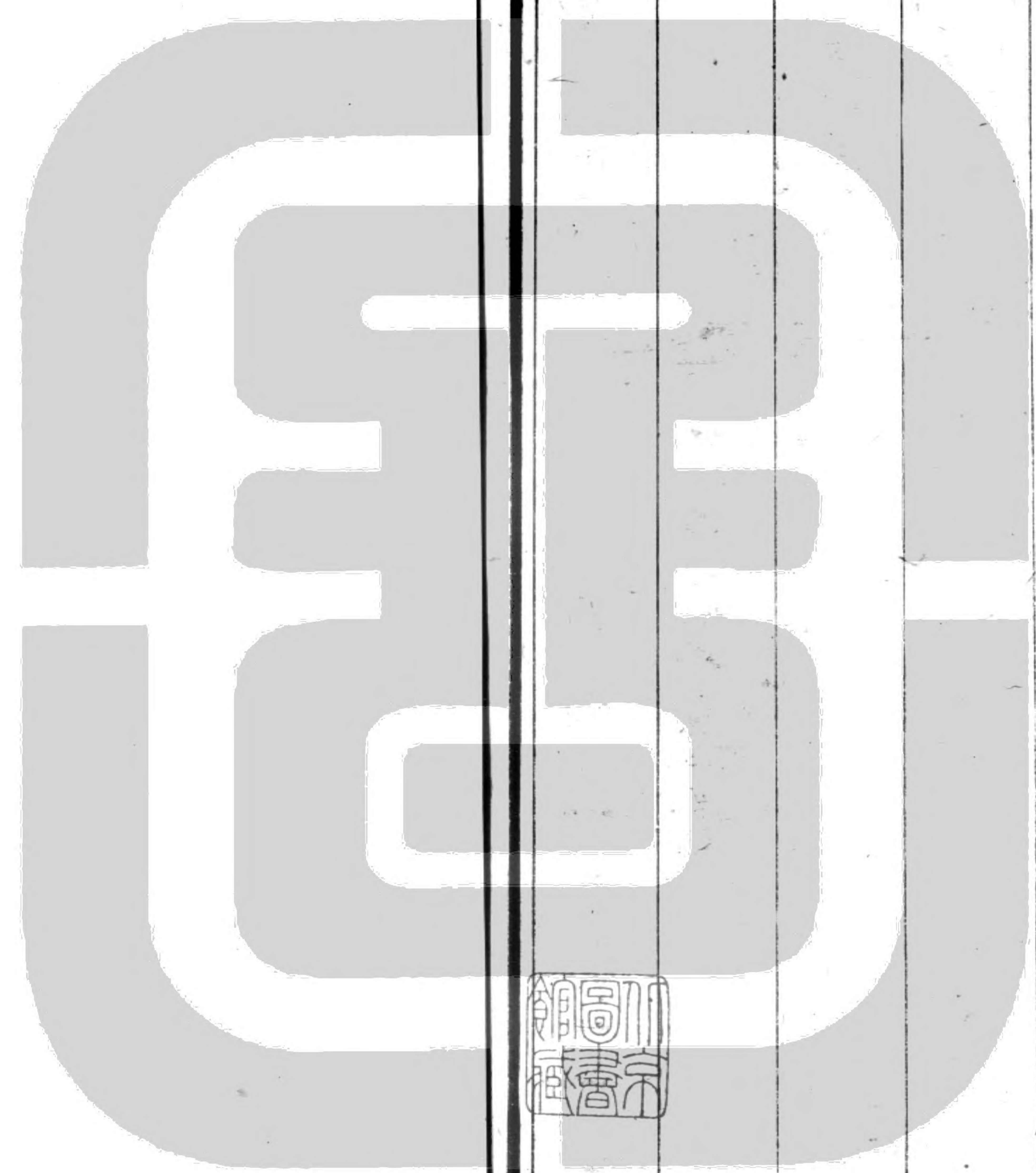
反

螭

丑反



Blank columns for vertical text.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參閱氏於國  
所畫藉也



